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世無匹 第三回 花燭下氣倒丈人峰 風雪途誤識奸雄面

詞曰：酒易誤前程，非關人負心。盡逍遙柳陌花村。海誓山盟都不顧，拚一醉，弗教醒。為女續良盟，兒夫不姓平。請賢翁識認佳甥。卻笑酒傭遊戲處，花燭下，轉心驚。

右調《唐多令》

干白虹被麗容與丫頭一番責備，自覺驚慌無措，連忙作揖告罪道：「小於其實好飲，一時偏見，遂致相擾過多，實實有罪。但求小娘子念我初犯，望恕這一次，不要與老爹說罷。倘日後再犯出來，任憑小娘子怎樣治我。」麗容見他情態迷離，十分可愛，反不忍嗔怒他，心裡轉有些愛憐之意，反而好言相慰道：「我看你平日做人甚是正經，怎麼單單這樣貪酒？既然你如此說，這一次也不與老爹講了，下次切不可再做這事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多蒙小娘子厚情，下次我真個戒酒了。」麗容便叫他出去，把酒房仍舊鎖好，吩咐丫頭切不可在老爹面前講起。幸得這丫頭是自己陪嫁的，遵他約束，果然不露一字。

原來麗容起初已知他改名僱身，不道他為酒而來，認是有情於己，常常等父親出外，覷個空兒，與他說說閒話，倒也親熱。過了幾月，兩下便如兄妹一般，朝暮相見，並無顧忌。麗容每每乘隙把些情話兒勾挑幾句，怎當干白虹禮貌端莊，語言持重，略無曖昧之色。麗容雖非所願，然見他人品端嚴，愈加欽敬，知他不是僱工人物。這日偷酒敗露，自替他掩飾其事，又吩咐丫頭在父親面前莫說，每事周旋，百般曲護。誰知是前世有緣，心心念念，只想嫁他。

到得夜間，等丫頭睡熟，悄然帶了些私房，輕輕地開出重門，直至干白虹臥所。此時干白虹尚點著燈，正想又去吃酒，忽聞叩門，連忙開了，見是麗容，忙問道：「小娘子此時不睡，到此何干？」麗容道：「妾有要言相訂，不憚星夜而來，因思郎君非傭工之輩，不過僻於口欲，屈身至此，可為惋惜。故妾之愛君，非一日矣。不知君亦鑒吾心跡否？」干白虹道：「屢次蒙小娘子相救，感不可言。至於愛念之恩，人非草木，焉有不知？但卑人非淫邪之輩，不敢妄及於私。況犬馬傭傭，小娘子閨闈淑質，何敢非禮相犯？是以有負深情，非不抱歉，幸小娘子垂亮！」麗容道：「郎君才品端恪，妾實敬仰。如君所言，私媾則不可，明娶則無害。今妾既喪偶，君亦未娶，婚姻雖不計財，但吾父猶拘俗見。知君貧困，敬以白鏹百金，與君轉為聘物，若果三星相照，得遂予懷，吾家粗酒甚多，可以任君長醉，未知可否？」

干白虹聽到結語，觸著酒興，忙答道：「明娶既不失禮，有何不可？況蒙小娘子如此周全，恩情深厚，何敢固卻？只恐小娘子雖屈尊俯從，尊公好高重利，以我為賤，焉肯允諾？」麗容道：「君原未露真名，父親諒不知覺。若必欲穩當，東村有個王三秀才，是地方中一個光棍，父親最懼怕他。只去央他作伐，再無不成的了。」干白虹喜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我與王三秀才曾有一面，此事定肯出力，小娘子放心請回，自不敢負。」麗容便將銀子取出，付與干白虹收好。又再四叮嚀了一番，方喜孜孜回房去了。正是：

情深莫漫說投梭，深夜攜金贈酒徒。

手引紅絲牽白面，春風應自值錢多。

次日干白虹只說身子不健，告辭回家。金守溪雖時刻少他不得，怎奈再三強留不住，只道果然有病，勉強許他回去半月，養好身子再來做工。干白虹見老兒肯容他歸去，好不歡喜。便到曲房裡收拾了幾件衣服，連被窩捲做個包兒。麗容知他這日要去，又悄然到曲房後頭，宛轉囑咐了幾句。干白虹口裡應著，作了兩個揖，謝別出來，又向老兒說了一聲，方才取路而回。

誰知到了家裡，酒興愈覺勃然，一心一念只想酒房中的樂境，日夜摹擬，想出了神，喉饞心癢，好不難過。挨到第三日，漸漸有些熬不住了，只得傾出麗容所贈之物，拈一塊兒，往市裡買了兩壇酒，也照樣放出那酒缸邊的本事，醉了醒，醒了醉，不夠一日，光光剩兩個空壇。明日起來又覺冷冷清清過不去，只得再解開包兒，取塊銀子，又買來吃，仍醺醺的過了一天。

從此用得手滑，反不吝惜，今日也是酩酊，明日也是酩酊，竟忘懷了麗容所訂之事，把這銀子沒早沒晚，盡著很醉。不是跌倒田間，定是離披陌上。幸而有些酒德，還不至於使酒生事，只是開懷放膽，跌蕩逍遙，將麗容一段婚姻之約，丟在腦後。不上半年，這百金之贈，早已使得精光，仍舊是個空身漢子，那時方才得醒。

那知金麗容自從與干白虹訂約，叫他托病回家，只道定然就央人來求親，誰料一去之後，日日盼望，並不見王三秀才過門作伐，心裡好生著急。等到月餘，並無音耗，也便料他酒性不改，定然將這銀子去盡著很醉，竟忘了我終身之約，不料干白虹沒正經到這個田地。心中越想越覺氣惱，但人已出去，沒法處他，只終日暗暗的焦悶，又不敢向父親說起。

漸漸過了兩三個月，只是不來，麗容望眼幾穿。干白虹此時正在醉鄉，不知天地何物，卻那裡曉得這邊如此牽掛！麗容不勝銜恨道：「我看他是個端方之士，誰知如此負心。銀子的事雖小，但我怎生待他，反無情無義把我置之度外！我只悔當初錯認了人，今日自取慚愧。」背地裡反不知怨了多少，因是兒女私情，恐怕風聲漏泄，又不敢央人叫他，只得常向父親說道：「前日這平大郎甚是得力，怎不去喚他來使用？」

金守溪也放不下他，因不認得住在那裡，只好去尋保人轉喚。誰知干白虹做了酒中李白，正好醉倒長安，便皇帝也召他不來，那裡喚得他動？保人只隱然替他回覆。倏然半年，不見一些影響，麗容心裡愈加氣悶，漸漸染成一病，茶飯不思，夢魂顛倒，終日只昏昏沉沉的癡睡。金守溪見女兒如此，好生著急，詩云：

兒女知春太有情，郎當無那惜深盟。

東風只是牽人恨，吹過南樓不見聲。

卻說干白虹自從酒醒之後，方才想起麗容之事，忽然大悔道：「我真個狂了，那小娘子何等待我，我卻負他，真畜生之不若也。只如今怎麼回覆他才好！」肚裡雖然懊悔，怎當銀子卻已用空，一時手足無措，心中日夜不安，常歉歉然自知抱愧。

一日忽發猛省道：「我自從為人以來，未嘗少有虧心之行，今日狂悖若此，致他含怨無歸，陷身不義。想丈夫處世，豈可味理負心，輕狂自棄？且堂堂六尺，忘恩負義，何以為人？」便將自己這數畝腴田並幾塊園地，連忙都出了經帳，托人尋主求售。一總只賣得五十兩，又拉幾個村中弟子，做了二十金的會債，並兩間棲身房子出賣了十餘兩，把來湊在一塊，用紙封好，雖然酒興本豪，只得勉強過捺，隨他口裡流涎，竟不敢分毫耗散。次日就去央王三秀才到金家說親。那王三秀才專靠趁閒錢、吃喜酒的，有甚不肯？便一諾無辭，連忙就到金家求帖。

金守溪接著道：「王三相公許久不來，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？」王三秀才道：「此來別無他乾，因有一頭好親事，特來與令愛作伐。」金守溪正因女兒的病只是沉重，明明曉得他青年喪偶，守了三年，有些情動，傷感而成。正想要尋媒人與他覓配，恰好王三秀才正來說起這事，便連忙問道：「小女正欲尋個人家，只不知王三相公說與那一家子弟？」王三秀才道：「離此不遠有個乾家，這官人叫做干白虹，青年好義，在村中也不算有名的豪俠。因父親早背，尚未有家，不知可使得麼？」

金守溪聽說「干白虹」三字，雖不識面，那義勇之風，藉藉在耳。且王三秀才又是生平的懼下，便滿口應承道：「那干白虹我也聞得，原是好好人家，既王三相公說來，再無不從之理。至於六禮豐儉，悉憑王三相公斟酌，也不敢計論。」王三秀才道：「婚禮原不論財，只要對頭好，便可做得人家。總是小弟在內主持，還你停當便了。」金守溪不勝之喜，遂留王三秀才吃了便飯，寫個年庚與他。王三秀才謝別出門，便到乾家回覆。干白虹見已說允，滿心歡喜，也不卜問，就選了行聘日子，行禮過門。

麗容聞知這信，想道：「他一去半年，只道做了浮萍無蒂，誰知終不忘情。但怎生到今日才來納聘？」甚覺猜詳不出，及聞得作伐的果是王三秀才，看那帖子，卻又是乾將的名字，便已放心。金守溪回聘請客，忙了兩日，然後再看女兒的病，也可效驗，竟

能起身吃粥了。再過兩日，已可霍然。有關《入賺曲》云：

女不中留，年長應須覓好逑。休迤逗，春心一發便情稠。任網繆，慊慊鬼病春深後，醫藥如何得療愁。要他廖，除非早把烟盟偶。勝如針灸，勝如針灸。

自從干白虹行聘之後，麗容便已安心。金守溪也覺完成了女兒身事，免得牽牽掛掛。不隔兩月，干白虹托王三秀才到金家約日完婚。金守溪因女兒已是詠梅過期，難以久待，只得乘勢應允。但自己身子覺得有些老倦，正沒人幫理家事，眼底又無親戚，便與王三秀才商議，想要入贅干白虹過門。王三秀才就與干白虹說知，干白虹正想要親近那酒缸，還恐不能遂念，忽然說著入贅，正中機謀，連忙應諾。

到得畢姻之夕，依舊紗燈鼓樂，高頭駿馬，迎接新郎過門。堂中燈燭輝煌，氈氍爛熳，干白虹入堂交拜，好不興頭。金守溪一見，卻是踏曲粗工，大吃一驚，心裡陡然發怒，掙出拳頭，就要去打那新郎，倒被王三秀才一把拉定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！兒女完婚，良時美事，就心裡有些不象意，也不是此時發揮的。況花燭在前，新郎並未失禮，如何做此情狀？」

金守溪氣得話也應不出來，只搖頭道：「這是我家僱工人，什麼新郎？」原來王三秀才尚不知這段話柄，見金守溪說得古怪，便丟了這邊，連忙去問干白虹。干白虹笑而不答。金守溪怒跳如雷，又一拳打來，仍虧王三秀才攔住。干白虹也不理他，竟喜孜孜與麗容交拜。金守溪正大嚷大罵時，兩個新人已攜手入房去了。

金守溪怒得眼裡爆出火來，無奈王三秀才緊緊拖定，不得脫手。丫頭奶娘，也來解勸。王三秀才扯他坐下，好好問道：「此事畢竟怎樣來頭，親翁這般著惱，可對我說個詳細。」金守溪雙手揉著心頭，歎了幾口悶氣，才一句一喘的把平大郎僱工之事說出。又道：「明明是這狗才，假冒了干白虹，誑騙我女兒身子，王相公你也不該同他要弄我。」

王三秀才方知其事，不覺大笑道：「原來有此一番把戲，怪不得親翁發急。但今日干白虹卻是真的，前日那平大郎倒是假的。」金守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平大郎面貌，豈不記得，難道我認錯了不成？」王三秀才道：「你也未必認錯。但他當日僱工，焉知不為令愛而來？故隱諱姓名，屈身遊戲。如今總是自家骨肉，也不必講了。」

金守溪聽著這句，恍然大悟道：「乾字加兩點便是平字，據王相公說來，似有此情。但聞干白虹端方不苟，今作此邪行，便不是個人了。」王三秀才道：「家醜只可掩飾，不可昭彰。令愛既不能守，將機就計，也可了局。況且僱身之事，外邊絕然不聞，你也不必提起這事，播揚他的短處。」

金守溪聽到其間，氣已消了八九分。因說道：「這也不干女婿的事，總是我女兒不肖，辱沒家門，是我晦氣，養下這等沒廉恥的東西，只得由他罷了。」王三秀才道：「你也不要說壞了令愛，我看干白虹並非好色之人，前番舉動，或者別有隱情，未必為此，總是日後便可見他心跡了。」金守溪無可奈何，只得移噴作喜，擺下酒筵，與王三秀才盡歡而別。詩云：

少婦樽前話合歡，新郎只覺酒腸寬。

泰峰底事翻驚訝，為爾當時不姓干。

次日干白虹夫婦出堂見禮，金守溪並無半言。三朝滿月，治灑宴客，反覺著實破慳，在女婿面上幾乎費了十來兩銀子。干白虹與麗容兩個十分相愛，偶然一日，夜間對飲，麗容因笑問道：「前日贈君聘資，意謂即來納彩，不意一隔半年，杳無音耗，使妾不勝懸望，一病幾危，直至今日方成吉禮，未知是何緣故？」

干白虹笑了一笑，也不隱瞞，竟將前情直說。麗容道：「你總是為酒誤事，猶幸不忘妾約，尚是君子。倘做了負心酒徒，可不將我置於死地！」干白虹道：「卑人雖處貧賤，實以豪傑自命，豈敢忘恩！故發憤悔悟，百計圖維，方得成此良緣，以償前罪。」麗容道：「我父親尚不知郎君善飲，故不十分防範，可以任我取之。若欲盡酣，須是夜間在房中私飲，在父親前切不可露出本相。使他牢守酒房，便沒得吃了。」

干白虹恐怕送斷後根，果然依他的教導，在丈人面前，只吃一小盅兒，金守溪再要斟時，就推吃不得了，立起身還作許多醉態。金守溪信為實然，甚是快活。那知到了房裡，最少要吃一壇，還不盡興。金守溪見他老成勤儉，把一應帳目都托他盤算。干白虹是豪爽的人，這錙銖繁瑣的事，那裡有心去操握？便丟起一邊，只是飲酒。倒是麗容著忙，恐防露出馬腳，悄然叫小廝到外頭催討。算結一宗，就叫他交還丈人。金守溪不曉得裡頭全虧個幕賓，只道女婿能乾，做得井井有條，幫他掙家，好不歡喜。那知干白虹心裡，甚覺厭煩。

過了兩年，金守溪因平日勞傷過度，忽發吐紅之症，奄奄牀褥，久藥不效，便將帳目收起，外邊所欠，俱叫小廝日夜坐索，盡行討清，歸在女兒之手。干白虹見丈人病勢沉重，各處延醫問卜，設醮禱神，替他祈壽。金守溪聞知，恐怕費了銀子，連忙止住道：「雖承你的孝心，但我若該死，吃藥獻神，總是無益。倘還有壽，自然痊可的，何苦用於無益之地？錢財乃難得之寶，豈可輕易耗費！今後切不要為我祈福，使我病中不安。」

干白虹見他這等吝惜，反在背地裡祈禱使用，總不與他得知。過了三四個月，終無應驗。金守溪雖然錢財是命，到這時候，只得丟著萬貫家私，一雙空手去乾前程了。干白虹夫婦不勝悲痛，衣衾棺槨，開喪舉殯，事事從厚，不失富家之體。雖甚非死者本懷，聊以盡後人志願。至於啟建道場，薦先設食，三年之內，殆無虛日。自此以後，只小夫婦兩個當家，一切本利帳目，俱是麗容執掌。干白虹別無他事，只終日以酒娛樂，一年之內，准准要醉他三百六十日方始歡暢。

一日對麗容道：「錢財乃身外之物，何苦孽孽較量，勞心操握！人生在世，只圖個安閒快活，過了一生，就是便宜的了。那些些子母，貧不能還者，須當棄之。下人勞苦，必應體恤。鄉人告急於我，亦宜濟其緩急，休得概為拒絕，致他無門投奔。須外存厚道，內蓄熱腸，使鄉黨無有怨心，鄰里不生嫌隙，則吾享用其財，始可安而無愧。」麗容道：「君既能作豪俠丈夫，妾敢不勉為慈順之婦。扶危拯困，亦有同心。況婦道從夫，自當贊成斯美。」便吩咐小廝：「各處債負但取本銀，利息不論，久近一概免收。若貧無所償者，俱還其券，本銀亦不必索。鄉黨有貧者，散之以錢，病者，與之以藥。死不能殮者殮之，貧不能葬者葬之。」

如是年餘，麗容即生一子。干白虹甚是歡喜，便僱奶娘伏侍。到四五歲上，聰明俊秀，迥異群兒。干白虹替他取個名字叫做乾旄，字曰濬郊。才交六歲，即能讀書，夫婦十分鐘愛。正是：

積厚宜流慶，欣看似續賢。

鄙夫每無後，空有臭銅錢。

一日干白虹游南雄嶺天，路至半中，是時深冬天氣，正值大雪，雖身著重裘，尚覺寒風凜冽。因見雪景曠闊，瓊瑤萬頃，殊堪縱目，因冒著風雪，一步一步的挨將上去。只見珠樓玉宇，璀璨四圍；粉蝶銀花，飄飄萬壑，儼然置身琳瑯之際，不覺塵襟頓滌，煩慮皆消。因大喜道：「真好一片雪景，就如錦裝世界，粉捏乾坤。四山盡列晶屏，萬樹皆飛瓊屑。人在冰壺，天開玉鏡，真大觀也！」

正在那裡狂呼亂叫，忽聽雪深之處，似有呻吟喘怯之聲，乃大驚道：「山空地曠，雪深數尺，何處來這聲音？」連忙尋覓，果見有個坎陷，一人僵臥於中，身上的雪也積厚尺許。干白虹歎道：「如此寒天，這人跌在雪裡，可不凍死！」又認不出是乞丐還是平人，就用手替他拂去了雪。卻見那人頭戴儒巾，身穿一領藍綢褶子，腳下踮雙舊紅鞋兒，象個斯文人物，如飛一手扶起，卻有氣無聲，已是將死的了。干白虹忽動熱腸，忙替他解下濕衣，在自己身上，脫下一領羊裘，將他裹了。只因這救，有分教：

熱腸適取禍危，豺虎自招人室。

未知那人是何人品？干白虹救得他活救他不活？畢竟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